

1984級學士班系友
工學院第六屆
傑出校友

蔡有智

ACA
Digital Corporation CEO
先進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一事無成 一無是處

人生總會有一事無成或沒有什麼執著的時刻，但希望我在那天到來之前，我想要做什麼就趕快去做。

採訪 | 郭泓志、劉元媛、林立翔、張凱茵、吳翰昇
撰稿 | 蔡政育

Q請問學長您的求學背景及當初選擇就讀清華工工的原因？

我讀清華工工算有點運氣也有點意外，其實我是重考生，我高中讀得是師大附中(畢業於民國68年)。第一年考上逢甲，一考上逢甲，就有排球校隊的教練來找我，可是後來有個核工系的學長，約我到清華走走，我看了清華的校園後，就決定重考了，不管是校舍、校園、走在路上的學生，都很吸引我，決定要重考清華是個機緣也是個運氣。重考清華的那年，我原本填了電子工程，填完之後發現清大跟交大跟成大之間落差太大，然後我翻了翻，發現有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很吸引人，這個系也不是特定在電子、化工、化學這種領域裡面，它比較像是包羅萬象，什麼都可以包含的感覺，於是中間填了一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也因此結下了難得的因緣。

在我們那個年代，我們都是從大一住學校住到大四畢業，那時候同一班的男生都住在同一層，前後左右隔壁都是工工系，舉例來說，仁齋那時候上來，一邊是工工系，一邊是電機系，也因為大家都住在一起，不知不覺大家就會變熟，而且那個年代新竹這個地方比較單純，沒有什麼會吸引人走到的地方，唯一樂趣是半夜到成功湖畔偷釣魚，清華那時候的環境也可能太單純，所以課餘的時間都是跟同學一起玩樂、打鬧，在宿舍最流行的就下下圍棋、打打拱豬、打打大老二，當然也會切磋功課，在學校的時候沒有太多娛樂，不然就跑到南寮去，也因為新竹這個地方，造就了清華特殊的學習環境，跟大家都很熟，四年都膩在一起。由於外務真的太少了，跟老師也很熟，我的



導師是王國明教授，剛開學沒多久他就請我們吃導聚，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們系上有很多數學高手，像是王小璠教授、陳茂生教授、溫于平教授，還有教統計的黎正中教授，對每個老師印象都還蠻深刻的。

清華這個環境真的很適合學生來讀書，功課有困難完全沒有問題，全班四十幾個一定找得到比較厲害的，學業上的交流，或者是生活上的分享，我記得我在大三的時候，那年的校慶運動會，我跟一群喜歡運動的同學，拿到了團體冠軍，那次我們班上是男生女生都出動喔，我那一屆女生是破紀錄的，我上上一屆一個女生都沒有，我們這一屆有七個女生，所以那次男生出去贏，女生出去也贏。不過我們梅竹賽都輸，記得大二還是大三那年，梅竹賽，我打排球輸，其他球類也輸，最後一項剩下拔河，當時的拔河教練(也是游泳教練)，我一生都還記得他的名字，叫做任富勇，他後來還當上新竹市長，那時候他叫我去幫忙拔河，可是我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那一年交大的拔河是特別受過嚴峻的訓練，不過那一次，我們拔河竟然贏了，最大的收穫是第一次有女生跳上來抱我！那時候的女生很少，學校人數也很少，跨系認識的人也蠻多的，大概是2000多人而已，聽說現在有12000人，人數成長了六倍。

至於校隊生活方面，甲乙組後面那組就

是我們，不過我們打得很快樂，除了讀書以外有一個時間去運動是很棒的，以前那個年代沒有什麼網路，上電腦課還要跑到系辦排隊打卡，校隊以前一周練球兩天，每次都非常喜歡去練球，有一天是禮拜一週會的時候，大家去上週會我就可以去打排球，另一個時間是禮拜三的晚上，打球是一個抒發啦！清華的功課老實說，真的不輕鬆，運動當中可以得到一個調解，相當的快樂，而且大家感情非常好，還在去年的時候在台北辦了一個排球的校友會，大砲手、舉球手等等，很多隊友都來了，隔了三十年，還可以有這麼樣的校友會真的不容易。也因為感情太好了，每場出去打的比賽都輸，不過到了這個年紀想起來，雖然以前都輸，贏跟輸只是一個結果，重點是那個過程，一群人在那做同一件事情，一起背負著學校的榮譽使命。

Q 您認為身為清華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何？

其實清華這兩個字本身就是個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如果要想很久，用你的智慧、詞彙去推成的核心價值，通常可能不是那麼的感人，但是你今天走到了台灣、走到了海外，提到清華這兩個字的時候，人家是有感覺的。

可能覺得清華訓練出來的學生，是有個傳統的，待過清華的學生有一定的氣質，有一定的聰明智慧，有一定程度，清華的學生比較像是秀才，比較沒有那麼商業導向。

工業工程不像學電機電子化工是某個領域專長，但是其實大學畢業出來大家都不是那麼的專業，唯有繼續在那條路上往下走，才會越來越專精，變成專家。工業工程在大學四年主要是一個整合的技術，做最佳化的方法。

Q 請分享您的公司經營理念與人生態度？

經營公司不外乎就是要讓公司順利發展下去，沒有人想讓公司經營兩三天就沒有了，經營公司是一個很大的決心，態度上就是要讓公司走下去，當然最好是能夠賺錢，也有些公司不賺錢也是會走下去的，經營公司當然是有個理念跟宗旨的，我當初會出來創業主要是那個年代，台灣面臨了產業西進，很多人把製造業的基地往中國大陸搬遷，我個人的選擇是留在台灣，所以離開了熟悉的電腦產業，開始在外面做一些網路通訊的東西，把電腦運用在不同的領域，例如：軍、工、警，所以我當初有一個理想是把電腦的技術留在台灣，做到一個比較有附加價值的產業裡面去，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比較大的一個想法是，公司的經營基本上還是人最重要，以人為本，除了基本的尊重之外，一件事能不能做好，你去要求他做好是一回事，他自己想辦法把它做好，可能會超越你的預期，尤其是做比較新穎的東西的時候，往往都是要靠自己去想像、自己去摸索的。在創業的過程中這個地方是很辛苦的，不過也得到了許多的樂趣，也更讓我體會到以人為本，其實你期望他會做的怎麼樣跟他最後做出來的可能不太一樣。

Q 您在未來對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期許或者計畫？

我一直有個想法是：台灣的產業技術走到今天有些很好的東西是我們沒有繼續走下去發揮得更好，現在台灣電子業相關的有點困境就是說台灣產業好像不在了，外移了，主要是工程、製造這一塊的。台灣其實還有很多創新、研發、管理的人才都還在台灣，台灣留下來的這一塊，我們現在的人才還是不夠的，這個人才不僅僅是我們所講的科技管理，其實各個面

向都有，台灣在世界上還有點價值，就是過去三十年在國際上累積了不錯的國際的知名度，我們做了相當角度的國際化，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有相當的信用，台灣要繼續往這個方向走下去，反而是碰到了一些瓶頸，沒辦法跟其他國家打國際戰，不只是學電子的人能把電腦機板設計出來，學工業工程的人能夠讓工廠的生產做效率的最佳化、品質最好、整個公司的資源利用的最好，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並不是這麼單純而已，所以我覺得整個國際化跟人才的接軌，台灣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空間，我們製造的那一塊今天移到中國大陸也好移到東南也好，這只是一個歷史板塊上面的遷移的必然性，也沒有什麼不對，歷史板塊上的移動從美國到日本到台灣再到中國大陸，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美國知名的電子廠一直往下崩潰，也沒有看到日本百年的電子公司消失，他們反而在這個過程中，促成了另外一段的分工，這不也是我們想要提升的地方嗎？三十年後我們不能做一些更聰明的工作，在不同的層次再進步再往前推的話，我們的社會是沒有進步的。

Q 工工系成立至今已40年，從學長就學時到現在有感受到工工系學生不一樣的地方嗎？敬請給予學弟妹一些鼓勵的話。

工工系以前就很單純，也不太清楚工工系出去的角色扮演，只知道將來有機會當廠長。學工業工程是一個很好的邏輯訓練、思考能力的訓練，在工業領域都有些基本的接觸但不可能太深入，因為多就不可能專、精。我必須要分享我的經驗就是大學不管讀什麼科系通常都是通才教育，我覺得大一大二可以配合學校的學程，適應一下大學生活，也好好了解工工系在幹什麼，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自我規畫的時候，應該要有自己的方向，結合自己的才華和興趣，去選些學程，系上的也好、跨系的也好，為自己大學畢業之後做準備，基本上這些會比較實際一點。